

▲ 斑點鵲

來台南的斑點鵲

郭志明

冬 候鳥斑點鵲來北台灣不是新聞，但出現在台南算是一件大事。通常鵲科候鳥會先停留台北金山野柳一帶，再轉進中部山區，甚少現蹤南台灣。去年12月上旬東北季風號角響起，寒流初來報到，樹葉由綠轉黃，大地換上新妝。台南高鐵站東北角的高壓鐵塔傳來斑點鵲出沒的訊息，鳥訊不脛而走，引起嘉義以南的鳥迷一陣騷動。一時之間鳥點人滿為患，來度冬的遠方嬌客不習慣周遭環境，非常怕生，一有風吹草動，立刻高飛，拍攝不易。由於鳥點正好在高壓鐵塔旁，除了高大茂盛的喬木外，周遭沒有低矮灌木叢，視野空曠，鳥兒經常隱身在樹梢，不易拍到全貌。一開始

鳥友們偽帳拍攝、車拍、一般拍攝的夾雜一起，稍有動靜，鳥兒總是在林間高處活動，只能苦等，好不容易聽到鳥聲，鳥兒應該下來，卻因為沒有使用偽帳的鳥友移動，鳥兒仍滯留樹梢，無法拍攝。拍鳥是件賞心悅目的事，但這次斑點鵲的拍攝方式卻引來爭議，有偽帳的鳥友總是怪罪沒有使用偽帳的鳥友些微移動影響斑點鵲下來覓食頻率。為了便於拍攝，拍鳥協會在鳥點周遭圍起一道封鎖線，並建議使用偽帳，營造安靜無人走動的環境，好讓鳥兒自由自在出入。拍攝規則制定後，忘記帶偽帳的鳥友只能車拍，以免影響鳥兒覓食頻率，自此再無爭議。

兩年前初學拍鳥，看到友人在新店直潭拍攝魚鷹抓魚的照片，非常羨慕，但拍攝需要使用偽帳。為了日後拍攝魚鷹，我也買了一頂單人偽帳。使用時非常方便，只要打開拉鍊，一頂帳篷自動成型，但收納卻需要技巧，試了多次還是抓不到訣竅，而魚鷹遠在新店，行程遙遠，也就沒那麼積極想去拍攝。之後斑點鶇的美照在群組間流傳，吸引南部鳥迷的青睞，現場最多 20 餘帳，盛況空前，唯恐鳥兒飛走拍之不及。過了一個月，拍鳥的熱潮漸退，正當鳥訊傳來台電有意整理場地，拍鳥要快，否則「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無鳥可拍。週五晚上練習收偽帳技巧，老婆見我笨手笨腳，收兩次才成功，第三次又失敗，笑的合不攏嘴。只好看說明書，按圖索驥，果然在老婆指點下順利收納成功。心想明日清晨去拍攝應該是時機了，這時才想起鳥點需要放麵包蟲，鳥兒才容易從樹上飛下來覓

食。此時已是晚上 9:30 鳥店早已關門，祈求明日兩串蕉碰碰運氣。睡前整理好相機、腳架、偽帳，希望今夜好眠，養精蓄銳，準備明晨拍攝。這兩年陸續拍過鉛色水鶇、台灣紫嘯鶇、藍磯鶇、白眉鶇、橙頭地鶇、虎鶇、烏灰鶇、赤腹鶇、白頭鶇等 9 種鶇科鳥類，如果能順利拍到斑點鶇那就收集台灣 15 種鶇科中的 10 種。只可惜興奮之餘，鳥兒不時在腦海裡跳躍，半睡半醒，一夜難眠。

好不容易被電子錶震動驚醒，窗外一片漆黑，趕緊梳洗整理，6 點開車出門，在巷口買了飯糰，邊開車邊吃早餐，從中正交流道北上 1 號高速公路，沿途車輛稀少，僅有孤寂的路燈靜靜佇立，燈影下車子快速掠過。約莫 30 分鐘轉入 86 快速道路，這才想起昨夜老婆特別提醒油錶僅剩一格，一定要加油。還好來到台南高鐵站，汽油碼表剛亮黃燈，心想回程時再加油。7 點來到鳥點，只有一人拍攝，趕緊打開偽帳，架好相機，加入拍鳥行列。兩人互道早安，才知同屬拍鳥一族成員，都是首拍，名叫“阿山哥”從嘉義而來。還好阿山哥有帶麵包蟲，否則就要賭運氣了。



鉛色水鶇

► 臺灣紫嘯鶇



此時雲層略厚，不見陽光，天色微暗，趕緊先用 Auto 測試，再手動設定 ISO，一切就緒就等鳥下來。坐在單人帳篷裡，從黑色細網外望，鳥點周遭動靜一覽無遺，雖然已放麵包蟲，但精明的斑點鵝似乎還在觀察，並未立即下來覓食。這時一輛白色轎車緩緩駛近，應該是鳥友，駕駛並未下車，約莫 5 分鐘駛離，判斷應該是未帶偽帳，唯恐影響鳥兒出現，不好意思和我們一起拍攝。8:08 阿三哥小聲說鳥在樹梢，趕緊聚精會神，留意四周。果然鳥突然飛下來，迅速覓食，我立即對焦連續按快門，不到 10 秒，鳥兒飛離。真是機靈的小鳥，一點都不親民。趕忙檢視照片，還好沒有失焦。每次首拍總是令人興奮不已，尤其愈難拍到愈令人驚喜，就像在抓寶可夢一樣，又一種鳥收錄在相片裡。

此時太陽露臉，陽光從樹葉空隙灑落一地，柔和的散漫光最適合拍照，再次調低 ISO 值。小小摺疊椅坐久了，不怎麼舒服，等鳥之餘想要活動筋骨，卻怕一出偽帳，鳥不下來，前功盡棄，只好時蹲時坐，繼續忍耐。8:40 傳來隔壁阿山哥聲音，知道鳥來了，趕緊放下手中的手機，注視鳥點。不一會兒鳥下來，足足停留一分鐘，分別在樹枝，草地覓食，有了前次經驗趕忙連按快門，心想這次拍的應該滿意吧。鳥走了，又有 4 位鳥迷陸續加入行列，其中一位正是先前開白色轎車的鳥迷，回家拿偽帳再過來。眾人利用空檔在附近草

叢撿拾樹葉、綠草放置鳥點後方，佈置綠背景，增加色彩及對比效果。總計有 6 頂偽帳一字排開在樹蔭下，偶而有汽車緩慢通過，總會吸引駕駛目光，這些偽帳在做啥？過了半小時，聽到鳥聲，心想應該要下來覓食，可惜正有一位鳥友準備加入拍攝行列，眼看煮熟的鴨子又飛走了。只要稍有動靜，機警的斑點鵝就隱身他處，無奈之餘只好再等，只能說運氣不佳。9:40，距離前次出現已經 1 小時，冷冷的空氣，寂靜無聲，還好有手機相伴，不至於太無聊，但久坐還是按奈不住。總算鳥兒再次下來，望著這七頂高低不一，顏色不同的偽帳，小心翼翼，邊覓食邊注意周遭，從草地跳到有小花的石頭上，難得的花鳥圖，按下快門留下美麗紀錄，約莫 1 分鐘突然飛離。眾人紛紛走出帳篷，活動筋骨，準備下一回合的拍攝，我則滿意今日的拍攝，雖然鳥況不是很好，但鳥友大致遵守規則，每人都有機會拍到難得在台南出現的斑點鵝。有了昨夜的練習，很快收好偽帳，開心返家。

▼ 偽帳



斑點鶇小檔案

鶇科全球 160 種，台灣 15 種，1 種特有亞種。分佈溫帶及熱帶地區，飛行能力強，溫帶地區的種類會遷徙。體型中等，身體壯碩，羽色以黑，灰或褐色為主，腹面有較多的斑紋。雌雄羽色略有差異，頭部圓形，嘴喙長，嘴基覆毛，翅形長而尖，尾為方型。一般在秋天換羽，適性多樣棲地，但以森林為主，生性機警，叫聲悅耳。

斑點鶇學名：Turdus raumanni，英文名：Dusky Thrush，屬鶇科，在台灣屬於不普遍的冬候鳥，身長約 25cm，上身大致為黑褐色，下身為白色並密佈黑斑，有黃白色眉斑。嘴細長而側扁，翅膀長，善于飛翔，叫得很好聽。胸部有明顯的棕色斑點而名，很怕人，不易接近，常以植物的果實為食，也會吃一些小昆蟲。每年 10 月至翌年 4 月會出現於全島海拔 2,800m 以下平地與樹林地帶。



藍磯鶇(雌鳥)



橙頭地鶇



白頭鶇



斑點鶇



虎鶇

▼ 白眉鶇



蘭嶼潛旅回憶

官邱統

蘭嶼因早期盛產蝴蝶蘭而得名，昔稱紅頭嶼，位於北緯 22 度東經 121 度 5 分，面積約 45.47 平方公里，周圍全長約 38.45 公里，機車一小時即可環繞一圈，為臺灣第二大附屬島嶼。距離臺灣本島約 62 公里，年陸上平均溫度約 22°C，水溫夏季約為 28°C，冬季約 20°C，屬於熱帶重濕型氣候，氣溫高，雨水充沛為其特色。由於強烈颱風經常侵襲蘭嶼，因此當地木造民宿都建築在地平面下，直到近數十年才有鋼筋水泥建築物出現在地平面上。蘭嶼地質為臺灣與呂宋島系列火山島之一，山嶺陡峻坡度均在 30 度以上，基於這些因素，加上生態環境特殊，又有唯一

海洋性民族的雅美原住民居於此地，故在人文地理生態上深具特色。一般人都只知道蘭嶼島上山巒青翠、奇岩滿佈、碧海青天，但最讓人嘆為觀止的是海底生態景觀。雖然遊客浮潛亦可窺探海中生態，但唯有潛水人員才能真正享受得到海底美景。蘭嶼本身為火山島，離臺灣有段距離，加上島上無大河川，島嶼四周就是數千公尺深太平洋，終年湛藍海水來來去去，故海水特別清澈，其能見度為世界著名。海中水溫非常適合各式各樣軟硬珊瑚生長，陡峭的地形伸入海中，故海中顯見雄偉的精彩景觀，加上水溫暖和，可謂臺灣潛水員的潛水樂園。

記得早期從松山機場坐小型飛機可以直飛蘭嶼，印象中飛機非常迷你，記得第一次搭乘，起飛後我突然發現機艙內有煙霧產生，極度驚慌，為何首航就遇到飛機故障，後來才知道那是降溫的乾冰，不知何時後來取消直飛。現在除了從臺東機場有直飛外（但是往返機票超難買），另一選擇就是從墾丁後壁湖漁港或臺東富岡漁港，坐大型交通船過去，由於路程遠，加上有時風浪大，因此非常辛苦。所以要去蘭嶼潛水，其實是不容易的。我們大伙兒是前幾年 9 月中旬到蘭嶼潛旅，其實時間點不大對，因為在此之前蘭嶼已遭逢數回颱風侵襲，海底各式各樣軟硬珊瑚景觀，嚴重被破壞，我們一行人似乎是到海底勘災的。

蘭嶼有新舊開元兩大港口，所有貨運船及交通船都是使用設備完整的新港，而舊港就變成潛水船專用。潛水活動分船潛與岸潛兩大項，不容易到達或危險潛點就要船潛，至於便捷輕鬆可以到的潛點，就直接走路從岸邊下海，可節省船舶支出費用。

我們住宿在開元港附近的旅館，岸潛都以舊開元港為主場（新港有船進進出出嚴禁潛水）住宿地點到港口還是要依賴機車當交通工具。舊開元港外右邊有一小島，正好成為此港之天然屏障，小島四周海域的生物相當豐富，這小島左側中間內有一直徑 5 公尺的垂直洞穴，水平方向亦有洞穴發展至外界，可謂形成 L 狀，洞中與周遭全因之前颱風侵害關係，海底生態減少許多，海底礁石也亂成一團，珊瑚礁都破碎斷裂。不過出了洞穴再潛行較深處之峭壁旁，我們終於看到那棵非常出名之 3 米高大海扇，雖然已殘破不堪，但潛友們還是相當興奮拿起相機不斷拍攝，因為可遇不可求，未來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遇！

舊開元港之左邊也有不錯潛點，主要是觀賞花園鰻，像小手指粗之眾多園鰻群聚在特定乾淨沙地上，只伸出前半身隨著海流吃浮游物，下半身似乎永遠看不到。當園鰻受到危機或驚嚇時，馬上完全躲藏在沙中，蛛絲馬跡完全看不出園鰻到底在那裡？因此我們很不容易拍到園鰻，如果急躁靠近，甚麼也見不到，技巧上必須緩緩慢慢低姿靠近，但因園鰻警覺性高，也不一定成功。

至於舊港左邊更遠處須坐船才能到的蘭嶼花園，其現場景觀真的被颱風摧殘得亂七八糟，慘不忍睹。可能因海底不深，所以受到嚴重破壞，真的有點像墳場，感傷啊！

這次蘭嶼潛水潛旅重頭戲就是要去潛八代灣海底沉船，這也是我多年的期待，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到訪，曾經想來此潛沉船，無奈當時風浪大而取銷，這條船原為韓國級的一艘遠洋貨輪堡壘號（據稱 8,000 噸級）於 1983 年 9 月 27 日由日本津久港出發，載著原木開往新加坡，10 月初行至小蘭嶼附近，因為天氣惡劣海象不佳，於誤觸礁石船底艙破了一個方圓 3 公尺多的大洞，船長立刻發出求救訊號，並慢慢開往位於八代灣的國際錨位，這是讓拋錨船隻可以暫時停放的地方，因為萬一船隻無法修復而沉入海中，深度才不至於太深，方便日後打撈及鑑定出事故原因。以至於目前沉船尚躺於此，雖然是沉船，其實長年受到颱風颶浪侵犯，沉船早已四分五裂，看不出船型了。船之殘骸在沙底深度至少 40 米，周圍集聚眾多各式各樣魚類魚群，加上船體船柱生長五花八門美輪美奐之珊瑚，真像人工水晶宮，裡頭燕魚群是我的最愛，黃色四線笛鯛群也是海中美麗的模特兒。

椰油村位在蘭嶼大飯店附近，旁邊海底原本有破碎沉船，後來被颱風打散消失了，距離岸邊 50 米處海底可深達數百公尺，感覺深不見底，而且此潛場海水清澈能見度特別高，可能位居蘭嶼排行第一名。通常潛水深度以 30 米以內為佳，潛越深危險度越高，更重要是空氣瓶（請勿稱氧氣瓶，氧氣瓶是不能潛水的，會氧氣中毒死亡）內高壓空氣消耗很快。雖然空氣瓶潛水深度

最大是可以達 40 米，但最好還是避免太深度潛水，因為除了可以玩樂時段很短，潛越深空氣瓶裡的空氣消耗越快，且在上岸前要減壓會消耗許多時間，如果沒控制好，會有可能得潛水病。加上潛水員在海底為拍照或錄影總是會攜帶許多必要攝影器材與零件工具，如果掛勾鬆脫，重要器材可能會沉入大海不見。這回我們領隊就因為臨時要照顧一位生手學員忙得不可開交時，SONY 海底錄影機居然掉入大海裡，Bye-bye 了！聽說損失 2 萬多元。而我個人也丟了一支海中專用潛水手電筒。原本椰油村海底之大斷崖是可以岸潛，可能過去這個潛點發生過潛水事故，因此當地族人已經禁止在此走路下海岸潛。不過船潛沒有禁止這個潛場，靠岸邊也許 15 米～20 米，再游出去就深不見底，讓人彷彿突然進入外太空的感覺，深具特色。此峭壁懸崖各式各樣漂亮蝶魚非長多，偶爾也會有迴游大魚靠過來，但從未曾遇到任何種類之鯊魚，可能是近海鯊魚被人類抓光了！聽說 40 年前蘭嶼有專業魚船專門抓海中彩色熱帶魚外銷國外，但時間已不可考了。蘭嶼島還有一項特色就是海蛇特別多，幾乎每次潛水時都有機會看到，海蛇會好奇地游向潛水者，也常讓經驗不足的潛水人員驚慌失措，最常見的是闊尾青斑海蛇、黑唇青斑海蛇、黃唇青斑海蛇及飯島氏海蛇四種。海蛇與鰻魚有點像，頭外型小，側扁像槳的尾巴為其註冊商標，也是辨認海蛇與陸蛇的最大特徵。海蛇沒

有魚鰓，身體內部有長長的肺，鼻孔裡有瓣膜，可防止潛水時海水灌入氣管，鼻孔長於頂部方便快速換氣，如果動作慢加上運氣不佳，有可能被海鳥抓去當餐點。由於海蛇肺部又大又長，所以可以在水中停留閉氣很久，海蛇毒素強烈，毒液屬於神經毒，但海蛇其實性情溫馴，牠的毒素主要用於獵捕魚類，但海蛇繁殖季求偶交配時，也可能攻擊潛水人，還是要小心提防！

陸上還有一對雙獅礁岩，雖然距離公路有點遠又有點難走，但是山腳下積存著像鏡片般漂亮的小天堂海水池，站在陸上即可近距離觀察海葵與小丑魚互動，我個人覺得像一座世外桃源小型野外水族箱，這也算是我喜愛的私人景點。近年來蘭嶼當地也不斷蓬勃發展浮潛觀產業，每年 2 月中旬後會進入蘭嶼飛魚季，蘭嶼鄉公所基於尊重族人的習俗及禁忌，在我們這次潛旅前一段時間居然公告從隔年 2 月 1 日起，5 個月嚴禁在各聚落傳統港澳及捕撈魚場進行浮潛水及肺氣瓶深潛等活動，想必這將會引發在地觀光業者反彈，不知最後是否真的實施！



湖愁一中

西子

彥根湖畔一棟四四方方圍牆築起的房子，只有三層樓高，是典型日式別墅的造形，已經蓋了有十年以上，是張本立從前主人的手裡買來的。張本立在彥根下去的大津市開了一家「湖海漁園工廠」，主要製造魚罐頭，魚的來源一半產自琵琶湖，另一半進自中部漁港，生意眼加勤奮使他在短短十幾年間賺進龐大財富。他自台灣到東京讀大學，回國一小段時間又回到日本開創事業。他功成名就了，生命也漸漸步入黃昏，但他仍有健康、精力充沛，不管大環境的景氣怎樣變化，他都悠遊自在地面對克服，現在他是成功且快樂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位好妻子趙弦琴，在台灣，她被叫趙太太，她冠夫

姓，應該是張趙弦琴，但很少人見過她丈夫張本立，就她的姓名都稱呼她趙太太。銀行開戶名字是趙弦琴，連經理不明所以也這麼叫了，都知道她有丈夫，也許丈夫也姓趙吧，夫婦同姓多的是，而她也懶得解釋。趙弦琴抱回孩子，只在電話裡告訴丈夫一聲，就聽到丈夫高興的聲音說：「妳決定就是，宏一也沒有女兒，這是件好事。」處理類似這種事情，張本立有這樣的胸襟，所以今天他成功。孩子抱進來後，趙弦琴又找時間告訴丈夫她的計劃，丈夫沉吟半響回她說：「就照妳的慧眼吧。」丈夫沒有想到妻子不只做一件好事抱養一個孩子而已，她還要為孩子創造一個美麗的人生。

這天在彥根安置好千蝶和艾迪，千蝶房間隔壁是艾迪和理子的房間，千蝶等於她們兩人照顧著。

就寢前，張本立和妻子來到千蝶房間。千蝶睡著了，一天奔波，顯然也累了。張本立仔細看甜睡中的千蝶，然後夫婦離開，丈夫對妻子說妳的看法想法不錯。又走幾步，兩人停下腳回頭對跟在後面送他們的理子和艾迪，弦琴慎重地開口對她們說：「這幾天妳們辛苦點，千蝶還小又陌生，只隔著薄薄一扇門，妳們多注意她的動靜，及時注意。明天以後，理子，妳隨時陪在千蝶身邊，教她學習五十音，用日本話教她生活裡的種種，艾迪妳也在旁邊，協助理子儘快讓千蝶習慣日本的生活。妳們能想到我的用心嗎？」

「知道了。」理子和艾迪同時點頭。理子又聽到會長娘（董事長太太弦琴）交代：「明天就去幼稚園申請一套日本語基礎讀本回來，讓千蝶接近書本，看情形要送她到幼稚園。」

理子認真回應著：「知道了。」

多一個人陪著，雖然陌生，千蝶一刻也待不住，在寬敞的房間裡跑來跑去。理子隨時跟著，教千蝶這個那個，只要千蝶年紀能懂的就讓她一再接地唸出口。理子在這裡工作很久了，常有機會聽會長用中國話及台灣話交談，對千蝶表示的她都能用日本話說給她聽。千蝶最有興趣的是到二樓的陽台頻窗看不遠的湖，天氣好時，一望無際的水上

有數不盡的漁船在上面移動作業，這裡面對琵琶湖的北湖，靠湖邊的房子都在視線外。有一次阿嬤告訴千蝶以後會帶她去搭大的船到處玩。在這之前，也是在千蝶到彥根的十幾天後，阿嬤就帶她到街上玩耍，刻意帶她到離家不遠的星星幼稚園參觀，走過彥根第一小學校的圍牆，告訴她這裡是遊玩讀書的地方。理子的耐心，千蝶很快用日本話說簡單的生活用語。初來沒幾天，一早，千蝶就用日本話向阿嬤道早安，理子叫說吃飯囉，千蝶清脆的「哈尹」回應，在一旁的艾迪說：「學得比我快哦，阿嬤，我是不是可以離開這裡了。」阿嬤收起笑臉：「怎麼會有這樣的念頭，直到千蝶上專門學校，妳都別再有這念頭吧！四月份，這個冬天過後千蝶就上幼稚園了，送她去學校，接她回家，都是妳的工作啊。」

果然，到日本過完一個白雪皚皚的冬天，春天來臨時，千蝶就上幼稚園了，爺爺也給她改名字「張千蝶子」。

教什麼，千蝶子很快就記住，阿嬤暗自驚喜，早慧的孩子長得快，會有瑰麗的人生，如果不是遇到她，這孩子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人生呢。

夏天過後，秋天的景色一天比一天變得沉悶，樹葉黃了少了，街道上雖然維持著乾淨，湖上吹過來的寒風，就像漸漸光禿的樹，千蝶子也覺得這裡是一個不同的地方。學校下課的時候，學生們像鳥兒一樣跳躍快樂，男生還是短

袖衣褲，女生是短裙子，而阿嬤怕她冷給穿長袖衣，長褲子，馬路上只有她跟人家不一樣。她正從特設舞蹈班參觀出來，有一二十天了，每天午後，阿嬤帶她去參觀舞蹈班的學生練習，這是很有趣的經驗。那些學生最小的只高她一個頭，男女生一共有一二十個吧，她們都是初學的學生。阿嬤要求學校讓千蝶子進去參觀，她坐在舞場旁邊的凳子上，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前面一個個子不大的女生靠著牆邊的鋁欄干挺起腳步，伸左手伸右手，這個大姐姐的動作格外讓她有興趣。

回家的路上走過幾條街，阿嬤和千蝶子總會在湖邊的長椅上坐著歇息一陣子。這裡是給遊客歇息，看湖水迎風吹動，泛起陣陣漣漪，有序沿湖種植的松樹，不高大，枝芽四展，如經人工修剪雕塑一般。每一棵樹形狀雖不同，但看過去都那麼美。千蝶子不曾看過這麼多松樹，而且都老了，像老人老的背脊，像龍蝦佝僂，每次她都不厭倦。

阿嬤這天問千蝶子：「參觀了這麼久，最喜歡那些跳舞的什麼動作？」

千蝶子的好奇及喜歡似早留在腦海裡了，她立刻說：「我喜歡那個大姐姐的金色鞋子。」

阿嬤笑著，把千蝶子摟近身邊，開始仔細地為千蝶子解釋：「他們學跳的叫芭蕾舞。她們穿的有軟鞋有硬鞋，大姐姐穿的是硬鞋，能穿硬鞋挺起身子跳起來是很辛苦，要學很久。芭蕾舞需

要長時間學習，各地學校都有老師教著。很早以前，芭蕾舞是禁止女性演出的，所有女角色都是男演員裝扮來演，後來這個禁例放寬了，加上女生的足尖天生的吸引人，芭蕾舞反而變成女生的天下。同時女生的長裙剪短，把鞋根丟掉，穿平底軟鞋，跳起來更顯得輕盈好看，像隻蝴蝶。妳聽懂阿嬤的話嗎？阿嬤結婚前也練過這種舞。說著說著，阿嬤優雅地抬起右腳，脫下白襪，讓千蝶子看她稍為變形的腳趾頭。千蝶子好奇問阿嬤：「這樣會痛嗎？」

「不會，習慣就好了，妳沒注意阿嬤走路的樣子吧，妳可以留意，阿嬤走路挺身抬頭，妳爺爺就說阿嬤走路很好看，說有韻律喲！韻律是怎麼樣子，以後妳就會懂。阿嬤在妳進幼稚園後也要送妳到舞蹈班學習，我跟老師講過了，一上小學一樣去練習，你要認真練習，阿嬤相信妳會經得起困難。小學畢業時，妳的舞蹈基礎就完成了，中學就進入寶塚音樂學校，那是創立很久很出名的歌舞劇團，將來妳會是一顆閃亮的星星。」



千蝶子還這麼小，但她靜靜地聽著，阿嬤講的大略都懂了，她問說：「阿嬤，那不是很久以後的事嗎？」

「不，想想好像很久，只要努力，十年後就不一樣了，妳會長大，妳學了很多東西，以後，像現在一樣，阿嬤一直跟著妳，妳要聽理子的話，她會教妳小學、中學要學的功課，會唱歌跳舞，但不能不懂中學生要懂的。今天起就牢牢記住阿嬤說的話，妳將來會像天上一顆明亮的星星。」

平成十五年（2003 年）千蝶子 14 歲，160 公分身高，照年齡推算，她才要上高等學校，但她已從音樂學校畢業，她是那一屆一班 30 位中的美少女之一。少女的美，從一頭長黑髮，黑得發光，臉上的完美，特別是蛋形的肥厚形狀，亮麗的眼神外，就欣賞她的鼻子，脖子長，從肩膀到腳，好像生她的母親刻意配造，完美的骨骼，比起其他少女，有如鶴立雞群，如果再一年，肉體更豐腴了，就像一隻玉潔冰清的白鶴了，她不是北國冰天雪地飛來的，而是來自南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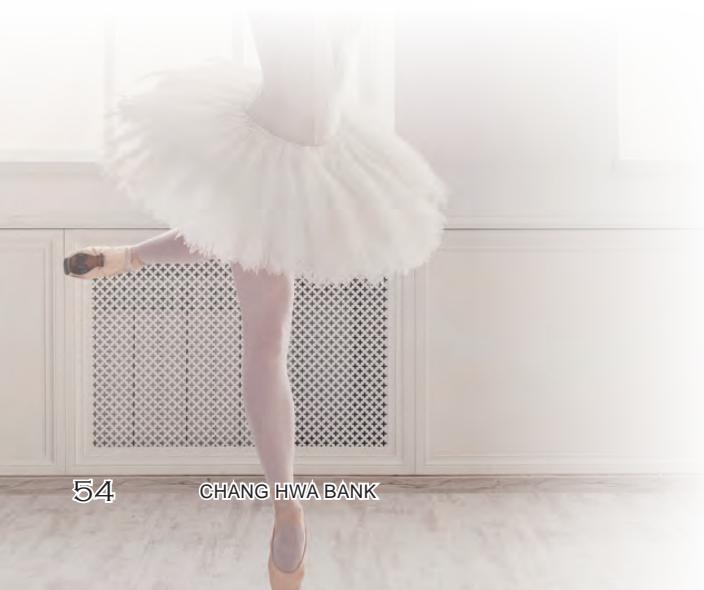
這是一場例行的畢業表演會，歌穿插舞演出，在音樂學校的大禮堂。廣大的觀眾席坐滿了家長和在校生，前座貴賓有影劇界和舞蹈團的高階人物，最受注意的是遠從寶塚歌劇團過來的人士，一行數人，一看穿著走路就可以看出是專業人士，他們獵艷而來。

「嚇死人了。」盛妝完畢，準備出場的學生們從舞台布幕縫隙窺視觀眾席，只見烏鴉鴉一片人頭，每個人的服飾，七八是艷麗的和服。沒有見過這麼龐大場面，有不少人低聲驚呼。

千蝶子知道阿嬤也在觀眾席中，早上出門前阿嬤和她一塊兒出門。幾年來，阿嬤看過數不完千蝶子的表演，告訴過她的缺失，今天她應該沒話可叮嚀了，在奔跑的車子中還是再次叮嚀一句：「沉穩無懼，冷靜演唱和舞出就是。」

千蝶子信心滿滿，微笑著，就像她最得意自然不做作無邪的笑容。她知道這一場演出後是一個人生另一個起點，若不是就得像回到地獄，從頭再來。

阿嬤說那句後就從提包裡拿出節目表，已經看過好多遍了，千蝶子的歌唱擺在第五位，她前面已有四位出場，她再想一次，這是好安排，前面的能力可以跟她明顯比較，舞蹈除了團體舞、雙人舞，獨舞排在最後的。老人家默禱：「孩子啊，這場獨舞才是妳今天成敗的關鍵。」



進校門了，千蝶子背起不小的背包：「阿嬤，到演出還有一個多鐘頭，妳會累哦，找朋友談談天，我沒有時間關心您。」

「傻孩子，這種等待，阿嬤有太多經驗了，妳不必管阿嬤。小心走路，小心準備，今天有好陽光。」阿嬤看著千蝶子下車，回頭跟她揮揮手，看著千蝶子的背影，青春活潑，乍然間，她感動濕眼眶。許多累積下來的回憶——浮腦海，這是那個嬰兒小傢伙嗎？如今像一株鬱金香成長，含苞待放。

彥根這所音樂學校歷史悠久，設備完善，師資一流，阿嬤帶千蝶子來參觀，其他由理子或艾迪陪伴來。幼稚園到小學階段是課餘來進修，小學學業完成後，就專心在唱歌和舞蹈訓練，往前一路走來，沒有分心，校方早知道張家培養千蝶子的苦心和用心。趙弦琴儘管熟悉這裡的一草一木，今天有充裕時間慢慢走一遭，欣賞壁畫、聳天巨木、池塘游魚以及花園的百花，也許這是最後一次在這裡悠閒地徘徊了。今天，千蝶子如她所望，她就要跨過這一堵高牆，走進寶塚的殿堂，這裡變成他們懷念的地方。

表演準時開始，順利一節節進行。趙弦琴專心欣賞每一個人演出，她知道這些畢業生各有她們的野心，向著未來的路準備節目內容，千蝶子更是如此。輪到她獨唱了。她的歌名「白鳥之歌」，她的嘴巴一動，老師們先是張大

眼睛，因為這首歌很普通，很老了，但她的唱腔和歌詞很快進入另一個境界，唱腔是芭蕾舞劇的老路，歌詞是新編，顯然為這一次的表演，她容入了她要表露的心聲，是新穎的，是現代的，也是獨創的。阿嬤明白，這是冒險，指定曲之前，千蝶子一再和指導老師討論，老師深井明白她的能力，但要讓大家接受就要運氣和臨場的表現。自信是唱者基本條件，小小年紀的千蝶子雖未經大風大浪，但勇敢地面對它。

唱完了，千蝶子近乎喘著氣行禮，台下一片靜謐，幾秒鐘後才響起如雷的掌聲和叫好聲。

趙弦琴終於也喘了一口大氣，一貫的優雅，用手上的手帕把嘴巴搗著。

雖然節目繼續進行中，旁邊觀眾有低低的聲音交談著，顯然是說著千蝶子的表演。不管好壞，「白鳥之歌」成了話題。

趙弦琴忍耐著等著千蝶子的獨舞上場。

千蝶子以芭蕾舞跳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天鵝湖」裡的一小段。千蝶子從六歲開始，就是幼稚園接觸芭蕾舞初步的最後階段，她的耐力和聰慧克服了小小年紀學習這項舞蹈的困難。天鵝湖是古典芭蕾舞團必演的經典節目，作品反映了沙皇統治下的俄國，廣大知識階層的苦悶心理，和對幸福美滿生活的深切渴望，揭示人們內心的矛盾，充滿強

烈的戲劇衝突和熾熱的感情色彩。這段話，千蝶子在老師的說明中明白了，她因而知道跳舞不只是四肢和身體的舞動，還要從內心發出舞蹈本身的意含，並在臉上的表情中表露出來。喜怒哀樂是生命的現象，而你舞著，觀眾看著，在默默的短暫表演中獵取觀眾的心，直到你的身體靜止，一切結束。

幕開，音樂響起，千蝶子像一隻天鵝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舞台上。台下剛才仍有細微的聲音乍然靜止，毫無聲息。

千蝶子美麗的長髮挽成一個髻，用銀白色的髮夾夾著，脖子和頭部的線條顯得那麼清晰，脖子白皙的膚色映著燈光，像被鍍了一層白瓷增加亮光，帶著微笑和擁抱著自信的神情，映襯薄紗打褶重疊的短裙，白色緊身的舞衣明顯地露出凹凸有緻的身材，還不到成熟的境界，稱不上性感的形容，相信一段時間後，她將吸引另一種觀眾的目光。今天表演的時段她不必穿著硬鞋出場，但她腳上金色的硬鞋在出場時就吸引觀眾的眼光。硬鞋以普通舞鞋的鞋尖部份增墊棉、松香或輕質的木植，把鞋尖用線縫納，可以支撐女演員長久站立和以腳尖行走、跑跳，提高舞蹈的技巧和表現力，塑造浪漫主義芭蕾的輕盈，場中看到欲飛的仙女和精靈。

十分鐘而已。如果今天有更長的時間，千蝶子將可表演得更淋漓盡致。但看她正面交叉，腳尖擦地而去，收

腿放腿、半蹲大蹲、小踢腿、連續小踢腿、用腿劃圈、小彈腿、大踢腿及鶴立般單腳豎立，一連串的動作一口氣完成，高昂低沉的音樂，沒有給千蝶子留下一絲絲空檔，在眾人的眼光凝聚在千蝶子的身影追趕間，乍然崩裂停止。千蝶子的動作毫無猶豫驟然停止，然後彎腰亭立揮手謝禮，一氣呵成，完美無暇。

這就是千蝶子多年來苦練不輟的一小小部份的成就。她興奮而快樂地回到後台，許多已換好衣服，背起背包要離開的同學雜七雜八的聲音說著：「千蝶子，妳在最後面演出就為了讓妳多跳一些呀。」「是呀，是呀，妳只跳了短短一段太可惜了。」「觀眾失望了，他們才著迷，妳已結束了。」千蝶子用手揩去臉上的汗水，快快地整妝，離開後台，剛才這些雜音沒有感動她，也不多思考，快步奔向大門等待的車子。司機為她開了門，阿嬈坐在那裡等待著，微笑著，移了移位子，給千蝶子坐近身邊，體貼著說：「辛苦了，累壞了吧？」

「還好嘿，精神還沒有鬆懈下來就是。」千蝶子整個靠向椅背，迫切地問：「阿嬈，怎樣？可以嗎？」

「阿嬈不是這麼高興地笑著嗎？阿嬈的評價完美無暇，歌唱舞蹈都很出色。」

「別人呢？」

「只有兩三位還不錯，但都有瑕疵。千蝶，阿嬤沒有猜錯，今天開始我們有得忙了，那些記者不用說，找人才的藝界會讓我們喘不過氣來。」

「我們怎麼辦？」

「別怕，阿嬤頂著，妳還沒有應付這些人的經驗。」阿嬤拉拉眼鏡，裝扮著鬼臉：「回家，妳先泡個澡，吃吃理子替妳準備妳喜歡吃的東西，好好睡一覺。明天起，妳就放鬆心情，阿嬤帶妳搭遊輪遊湖，琵琶湖妳還很陌生吧，繼續下一步工作前，我們到處走走，阿嬤也很久沒有看湖上的風光了。」

阿嬤自己一直說著，說完也快到家了，這才發現千蝶睡著了。阿嬤憐惜地輕輕拍拍千蝶子的肩膀，千蝶子猛然驚醒，只聽阿嬤說：「我們到家了。」

午後，趙弦琴過濾後接的電話是老公張本立從辦公廳撥過來的電話。她告訴理子在她休息時守著電話，一概告訴對方她和千蝶子出去了，留下電話稍後再打來。老公的電話理子知道不能不接，老公說：「老婆子啊，不得了喔，電視新聞妳沒看到吧，千蝶子完美的表演新聞上了電視，舞蹈的畫面也出現，雖然短短幾句話幾個畫面，那麼好的評語，讓我這爺爺比賺了一大筆錢還高興。」

「是的，孫子沒有讓我們失望。」趙弦琴說：「晚上回來吃飯吧，我有計劃跟你商量。」

在理子的留言簿上留了一堆記者的名字，趙弦琴只對遠從大板寶塚打來的電話放在心上。寶塚劇團的留話人是吉林直樹，沒有工作單位職稱，就是言簡語賅，留給趙弦琴思考空間。

第二天上班時間一開始，趙弦琴就撥了吉林直樹的電話，對昨天沒有接電話表示失禮。在剛上班的電話，趙弦琴的用心就是要讓對方意會到對方的用心她思考過，也初步決定了，而這決定慎重且迫切。這是趙弦琴的歷練，也讓對方知道她是細心的人。

「我是湖海漁園女主人趙太太，昨天失禮了，請問吉林先生有什麼指教？」趙弦琴清晰地說出每一句話。

「謝謝張夫人的回電，首先恭喜您有這麼一位出色的孫子千蝶子小姐。昨天在表演會上，我的同事個個稱讚，我是敝公司人力組的主管，不客氣想請教一些問題，可以給我們一點時間面談有關千蝶子小姐的想法嗎？」



趙弦琴停了有好幾秒鐘才說：「這是我們的榮幸，卻之不恭了。吉林先生想用什麼時間呢？」

「兩個鐘頭後好嗎？就是十點半左右，我們組員有五個人，請問可以到府上嗎？」

「來這裡是歡迎，但寶塚到彥根有一段路，對不起你們了。」

「這張夫人可以放心的，敝公司一直以來就是以工作為第一。」

趙弦琴半笑半揶揄著：「以貴公司的效率，已知道我在彥根的住所了吧？」

吉林直樹的應該也有四五十歲的人啦，他老狐狸一隻，苦笑一聲：「知道了，對不起，是三宮町臨湖路九號吧？」

趙弦琴親切地回答：「不錯，歡迎你們光臨。」

讓千蝶子進入寶塚歌劇團是趙弦琴見了千蝶後的心願。她的人生是多采多姿，但在因緣際會中能為一個遇到困難的女人做一件事，這是她人生值得用心的一件事。自己的兒媳朱紅沒有生女孩子，有個貼心的女孩子也是她的願望。雖然從兒到今天長大，幾乎是她這個自做主張的阿嬤出主意，到現在為止，除為張家光耀門楣，也為社會供獻一份力量啊，而這孩子就又要再邁出一步，有她的一片天地了。十多年了，她雲遊天上的母親尤美都看到了，也證實

她對尤美的承諾，她會善待這個孩子。

寶塚歌劇團是日本的一個大型劇團，本部在兵庫縣寶塚市，1913年創立之初只是阪急電鐵的一個部門，現今是日本代表性的音樂劇表演團體。公演劇場龐大分佈在日本多個大城市，2015年以凡爾賽玫瑰劇來台灣公演，其間轟動一時，向隅者眾，連我自己都喜歡，卻緣慳一面，1976年到大阪，也想到寶塚市的總劇場看一場，又時間不允許而落空。

一場演出，往往四五十個演員，都是未婚女性，劇中男演員全由女性反串，團員需在寶塚音樂學校經過兩年的嚴格訓練和學習各種禮儀。在音樂學校修畢課程就可以登台演出，並被分配到各組。那時候，就有「花、月、雪、星、宙」五組，還有資深演員組成的專屬演員，不屬於組，而是以特別演員的方式支援各組演出。我想這些人有「領頭軍」的味道吧，到這個層次就像一顆燦爛的星星，照耀舞台。

果然是效率第一，早上十點三十分，張家彥根別墅的門鈴準時響起來。理子前往開門跟一夥人道了早安歡迎客人到來。趙弦琴和服盛妝站在玄關前的門口接應，千蝶子站在阿嬤身後笑臉相迎。吉林直樹拿出名片遞給趙弦琴說：「感謝張家讓我們拜訪。」

「請進。」趙弦琴輕舉右手讓出。

吉林訝異地說：「張夫人，可否讓我們停留一步看這麼漂亮的房子，老實說，我難得一見這麼宏偉，設置完美的建築哪。」

「你跨獎了，請不必客氣，大阪京都地方類似這樣的房子數不勝數哪，比較好的是面對湖水，遠觀大橋，蜿蜒的山嶺的美而已。」

「您真客氣，這麼好的環境難怪能培育出這麼優秀的孩子。」吉林果然如趙弦琴猜測是四十幾歲的人，言辭優雅，顯然是經過訓練的人。

進入客廳坐定，理子和艾迪為客人送上茶和各一碟點心，請大家隨意。

吉林喝過茶，沒有耽擱，開門見山開口：「張夫人，我不客氣了，我們來就是要聽您讓千蝶子來寶塚音樂學校深造的意見。您大概也知道進了音樂學校之後，就是寶塚大劇團的正式演員了。這是一份榮耀，也是很多女孩子求之不得的。」

「太感謝了，承蒙 貴學校瞧得起。」趙弦琴停幾鐘，回頭看看隔她兩張椅子坐的千蝶子說：「蝶子，妳的意見呢？」

千子嬌羞笑著：「謝謝大家的抬舉。」她站起來向客人行禮：「以後請多照顧，再次謝謝。」

隨隊來的一位攝影人從一進門就不停地拍照，現在更是把鏡頭對著身著洋裝的千蝶子，海藍色的洋裝襯托出她的青春嬌艷，移到阿嬤身邊合照，不停的拍照聲持續了好幾秒，直到一位客人從皮包拿出一只信封交給趙弦琴：「這裡邊是一些資料表格和填寫的說明，還有入學的規定，就請千蝶子小姐費神了。」

～待續～

